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觀

荊州大崇福觀記一首 天柱山天柱觀記一首

修仙都觀記一首 新修龍興觀記一首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一首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一首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一首

觀

荊州大崇福觀記

陳子昂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十載施化育德揚光顯仁天  
下咸和中外胥謚僊門法寓澤罔不暨粵若無上太祖

孝明

闕

神明濬哲龍德而隱君子勿用干干一作我諸

宮歲蕤春風霖霖時雨謳歌歸之允矣太王季岐鎬

之漸也於戲西伯潛聖而遺其三齡故我太祖始安時  
處順乘彼白雲以歸帝鄉方城之人嗟咨涕洟靈魄罔  
遺廼以珠襦玉匣閔茲衣冠穀林方崇喬山未掩龍輶  
梓寢在茲觀者七月焉餘滅化北顏塗墜積逮皇帝順

人樂推鳳翔虎變追革顯號宗祀于明堂躍誠

疑作試  
易或躍

在淵自  
試也

所歷莫不昭晰

一作  
皓皓

寵光也長史弘農楊元球

雅量川瀦貞節嶽立有倚相墳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  
遂稽皇圖徵文獻以為會稽之廟大庭之初其事上矣

乃表上遺跡祈飾山階司賓卿于惟謙地官主事魯玄  
傑咸經沐浴邦憲昇官周京亦恢廓徽猷任佐誠請時  
皇帝方垂拱璇淵之中以思大化故書奏不荅道士孟  
安排者玄稟真骨記上階黃裳羽袂囊中竊感蒼梧遺  
化長沙舊寢不可以不昭一作明發聖世復重理前狀伏  
奉闕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憫然遷思迴慮旌別斯觀錫  
名曰大一作天非崇福焉時龍集己亥聖歷之二年也翌日  
又優制褒崇時降銀榜仙書鳳篆飛集王官一作宮天文

昭回瑞我鄔郢則有踰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瀟湘鬱

荆門龐江徼

一作激

莫不翼戴抃舞深雪心目者已安排

乃喟然嘆曰道惡乎在名惡乎在茅茨文軒未始離也

朱宮玄圃未始乖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為而無

不為知乎知則我何拘於常見哉而不謂熙帝庸也遂

經玄都爰伐琴瑟作為仙觀之宮文彩構檻砮砮砌一作

鈎階樞拱森鬱以雲合藻井翕翹以天開瑤壇躋于上

清銀闕表於中界高步玄

一有記字非

雲肅

一有綱字非

然靈風

髣髴紫陽之天

一作大非

也然後璇題顯曜金格道相朝浮

彩雲夕泣清露眇哉邈乎信皇靈之所感發矣蓋金簡

玉牒可存而不可知崑崙方壺可聞而不可階也猶且

曰

一作云

道錄貴乎真經况皇明帝載昭鑠日月而已乃

刊作記以傳罔極

天柱山天柱觀記

吳筠

太史公稱太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岳作鎮  
羅浮括蒼華十山為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

號

闕

之霍及

乃一作

此三峰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

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  
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  
崢嶸幽徑窈窕纒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揜而清  
宮闕焉於是旁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  
創隱于茲以雲林為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  
獸為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  
闕景潛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為



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為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上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軌一濫殊源合流水早不易擁為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育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木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盥礪紆鬱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况于人乎貞觀初有許一作素先生曰某懷道就閑荐徵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紫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為高流

繼踵不絕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羣寇蟻聚焚蕪  
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  
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景附復輯  
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  
子靡昭厥由故特志之表此貞石

修仙都觀記

段文昌

平都山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也峭壁  
千仞下臨湍波老栢萬株上插一作峰嶺靈花綵羽皆

非圖志中所載者昏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余  
西遊岷蜀停舟江岸振衣虔潔詣諸洞所石岳靈寶蒼  
然相次苔龕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湏  
史天籟不起萬竅風息山光耀一作輝於耳目煙霞拂於  
襟袖相顧神竦若在紫府一作氛玄圃矣牽於形役不得  
淹久瞻眺惆悵書名而去爾來已三十四年太和庚戌  
歲自淮南移鎮荆門有客由峽中來者皆言當時題紀  
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殿荒毀不三數年必盡摧沒於

巖壑矣乃捨一月秩俸俾令修葺子來同力決旬報就  
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換麾幢再領全蜀沂三峡歷舊遊  
依然境物重喜登覽聞泉聲而緩步愛松色而難別遂  
命筆硯志於巖谷時太和七年正月五日劍南西川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一作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  
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府上柱國鄒平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段文昌記

新修龍興觀記

崔 雄

茲觀隳圯綿歷歲時垣墉扉戶傾危墮敗十無一二荒  
榛蔓草扶踈蔽絕唯天尊殿略存雄仰躅真宗佩受玄  
錄有年矣昨到郡蒞事三日謁先師廟朝紫薇宮迴車  
抵觀荒涼擁穢不可以前乃命鍤荆棘闢壞門芟夷蘊  
崇雉披蒙塞景移方就一逕及昇殿啓伏禮真聖周環  
步榻僅不容足雖仙像儼羅其為烏鼠攻毀殘穢不堪  
具紀於戲有以見澹薄無為之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

葉况又玄宗皇帝金真居于殿内凡曰臣下得不展敬  
乃亟工度木構新替壞率皆完葺築壇植栢森列左右  
不十旬而功就於是虹梁駕瓦粉繪丹腹煥乎炳奕周  
匝垣宇真丹臺碧洞神仙之宅恍若上清之靈圃也凡  
一畚土一酌水率皆微俸薄祿傭功物價靡敢虧於時  
值然後命道侶分掌啓閉修灑掃撞鐘擊磬以時醮奠  
而城隅跬步瞰郭倚山下臨巨川東注渤溟青山白日  
目極烟樹實一郡之勝槩矣將來好事君子得不繼其

闕歟大唐咸通二年歲次辛巳秋七一作九月刻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李觀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體貌

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遊覽集作綿歷內

蘊研精茹术歷載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汨集無此十八字太

素天機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肩先

生以至德三年束身制度配住茲觀歸然端居煙霞排

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何大厯之初

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解曝骸骨於郊  
野注膏血於丘壑桃源化為戰地羽客倏以蓬轉先生  
乃披霓裳丹訣將適南岳途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  
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帝王之股肱波澄萬頃  
壁立千仞先生於是植杖而請謁一見而歛衽再見而  
倒屣忘言相契志集作率意偶合于時先生法集作跡播南  
楚聲動人羣一作八郡故江西連帥路嗣恭其人寥廓之勁  
翻銛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前代雖受年不永



可與三傑並駕復雅重黃白

一作老

尊崇虛無始聞先生

望風委質先訊

集作許

以簡禮後聘以車乘

一作復躬以迎奉

服

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汎若

不繫之舟

集無此二字

亦厭凡境大厯十三

一作一

年旋此舊

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略盡所止堂宇

荆棘生焉聞其儀像埃塵磨滅寒葉

一作徠

墜於灌木山

鬼聚於叢薄先生頓

一作對非

足而四顧攬涕而興嘆惜馳

光

集作鷲

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閭丁壯戮力焚

剪枝築頽址掃除崩榛構長廡以梓

集作柯

漆飾危殿以

頽素激引玄旨招攜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

高堂智者與議良工操斧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墾硤确

以植靈草撥崢嶸以樹脩竹苔駁竹逕風吟步虛巖收

集作生

夏雲林散秋色先生方據梧長

一作清

嘯煮茗留客

且我所貴者隱隱者道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

玩是幽處得非仙府不必瀛州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

然以得真依真以養生蕭灑無事機悟

集無此字

恬淡曾

集無

此無戚容高談能離堅放意能了空噫噦集作嘻老莊之

微言先生決之如叩鐘人間榮位與多財先生視之如

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或所與遇者其唯

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昔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

垂五十載億

一作黎

庶輯睦四夷亦寧自後國家

集無此二字

多故皇帝盱食二教消弭兵符競趣深慮是法不可振

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抵羣生之雨露使匹夫取捨亦有

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塊勞我以聲色要我

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入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  
與共有臨壁抽思以旌善人某年月日記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

王師簡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繇乎恬

澹

一作漢

者則詣真理乘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枉軒皇

之尊闕令闡玄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吸日月上賓之軒  
代有其人茅真君伯氏仲氏虔奉玄樞退然若喪脫履

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  
肩駕擊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詭說則曰真君長  
往亦以綰吳越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闕書且嘗  
遺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不泊之一有治不字

榛蕪積焉游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嘆矧

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廣平公一作我河東公華原平此藩吏之師

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

以宅清靜一作淨玄門垂祐有國有家者屬焉繇是捨俸

入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像唯肖其儀形設雲幄  
於兩楹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童衛焉以備其  
教龍虎君君字一作左右端翊焉升其堂塗稽首拜手忽若前  
後左右旒一作旌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冰容以敬以肅

則若美其目口一作美目甚口流涕發論破人昏惑往真之跡

將墜復振此教之演翳事而弘深其率教者曰興廢繼  
絕則由乎人蒙福獲祉必感乎至公恒以黃籙法會元  
辰修畢仍歲必緝敷紫陽玉真當負宸而頒命列陪位

而贊拜罄雜天籟宵列如星奉章上玄昭啓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丘禱至哉賢侯之業也粵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玄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介一作令於戎政者譔而刊之師簡諗于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

符載

朗州桃源桃花觀南岳黃洞元居焉有弟子姓瞿字伯庭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厯四年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宇下願蔭道域廁役隸之末位仙師以慈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一作非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暮仙師修朝拜之禮攝齋莊之色焚香搥磬叩頭擎跏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矣或往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



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

一作風

氣草木

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偕往仙師  
曰靈仙之府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即爾  
也無何有丹砂之役後領至襄陽市闌闌之下齊人浩  
擾則瞑目不視神氣醉泥返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  
故捧手對曰太樸散壞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  
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常僕僕  
之其後數以前事請仙師亦有意將逝屬暑雨壞道不

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訣於戶外  
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於鶉首  
復近於茲地焉仙師少加撫愛未即聽遣室有同學道  
士朱靈辦者恐童子精神懾懦為妖邪所攻將欲顧丹  
筆符而禦之瞿不懌且多傲詞云則他辰之相見歲在  
降婁矣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仞遂背行冉冉從  
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隆隆然如風飄雷震衆以為事出言  
無一作妄怪愕失次馳告隣落共四圍而索之千崖沉沉

漠然無聲洞西行一二里有巨蛇威猛甚威自道中拖腹橫據勢不得近次至于東隅見右足八指羅印於地

上一無此字折弱篠八枝縱橫挿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

覩先是未潛景之日割芝圃間獲珉石圓一作圓大如五

銖錢朗瑩可愛跪而授師曰此秦客棄棊子也幸加秘

護後有符契仙師靈辨狀之不昧惜向時之無斷俛然

發篋復覩故物其慙愧慕望者可勝言哉後經時曾白

晝假寢輒勿固而至備申摠衣之敬諗其容態但以承

事尊上為疲耳至於日者之約無替焉仙師以建中元年自武陵卜居於廬山紫霄峰下古壇石室高駕顛氣載弱歲慕道數獲踐履其域話精微一作之際得與聞

此太息良久自感悟曰神遠人乎哉道遠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之氣生人之世百骸六臟非有乎卓然異色也以一誠之志唯巖洞是慕彼秦人之宅尚得而往况仙師遁栖空山垂二十年根之以渾元守之以太和遺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神舍于素窈窕冥冥中含至

精方將入天地之門遊化初之原磅礴萬物不見其朕  
豈鸞鶴之馭而滿其道歟門人先往而師資尚淹留塵  
世天其意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多札瘥天昏  
之患使布陰德太疑作大拯生命符三千之數耶弟子風

波一作流之民不能自拔泥淖繼芳金籍徒以區區文字

紀其糟粕不亦悲夫然庶示於好事者共為起予之地  
耳貞元元年八月二十日符載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宴遊一

宴遊

始得西山宴遊記一首

鈞鉅潭記一首

鈞鉅潭西小丘記一首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一首

袁家渴記一首

石渠記一首

石澗記一首

小石城山記一首

溪谷丘

右溪記一首

新安谷記一首

黃溪記一首

龍興寺東丘記一首

園圃

菊圃記一首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一首

宴遊

此集大率篇目各以類分而此卷自卷首始得西

山宴遊記以下至小石城凡八首皆藪雜其名蓋  
柳宗元一時之述也觀其詞旨次叙纍如貫珠故  
不可漏略一題而差其先後也因專命其門曰宴  
遊仍冠宴遊部之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  
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



夢意有所極

集無卧而夢

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

州之山林

集無林字

有異態

態字集作能勝

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

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

山始抵

集作指

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冉

集作染

溪斫榛

莽焚茅葍窮山之高而上

集作止

攀援而登箕踞而遊

集作

遊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

洼然若垤若空

集作穴

尺寸千里攢感累積莫得遊隱縈

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

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佯佯集作洋乎與

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

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獨集作猶非不欲歸

心凝形釋與萬物不異集作萬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

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 鈞鈿潭記

鈞鈿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  
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齒集作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

畢至石乃止

集作止

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余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此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余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鉛鋤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而面

二字集作西

北道二百步又得

鈞鈎潭潭

集本不疊潭字

西二十五步當湍之

集作而

浚者為魚

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

爭為竒恠

集作狀

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

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

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

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

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割穢草伐

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

望則山之立

集作高

雲之浮溪之流鳥獸蟲魚

集無此二字

之

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

清泠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悠

集作悠然

而虛者

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

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嘻

集作噫

以茲丘之勝致之禮

錫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

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遇

集作過

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

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  
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  
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金集作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巘青樹蔓蒙絡搖

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集注一作

披遊魚類拂潭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集作怡然不動俶

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半折蛇  
行明滅可見其形勢大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  
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  
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襲集作古余  
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一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  
由溪口集有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

而字

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

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

集本作支

流者為渴

音若衣渴

之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深

集作澄

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流

集作深

黑峻者沸白冉

集作

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石上生青

叢

集作叢

冬夏常蔚然其上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

楓柟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繆葛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



紅駭綠翁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  
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  
得之不敢專也而出傳於世其時地世主袁氏故以名  
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

蘇環周又折西南

集無南字

行旁蹈

集作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

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

然卒人

集無人字

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恠木竒卉美箭可列

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余

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枋

集作朽

決䟽土石既崇而焚既醜

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

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

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牀若空

集作

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天

集無天字

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磨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

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皆字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

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

集作音

之

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

箭益竒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始

集作施

設也噫吾

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逾

集作愈

以為誠有又恠其

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復

集作得

一售

其技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

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

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多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溪谷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䟽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魚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

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新安谷記

穆員

京洛佳賞盡走乎闕塞次則東城以桃李繁華相高北  
山瀍陽有崖谷谿洞之勝蓋天然疏鑿以遺來者而人  
不之爭我公懸車之三年探得其最凡遠于一作國門

邇于闕塞者四之一買之一有夫字直減於東城之貴者亦

如之連岡疊磴中斷夾鬪為其拱躄如狀如意翠竹茂  
樹縈環森羅為其緣飾如績如織泉出山腹釀而為池

醜而為派帶於竹樹葱蘢之間池可行舟派能流響果  
園蔬圃用以為溉其餘與灑水合于山下臨玩之美耳  
潺潺目鱗鱗不俟漱浥而煩襟如洗於是卜灑之上泉  
之側周章顧盼擁抱之勢作為新亭春之日百花流鶯  
笑語滿谷迭相為主待一作人為賓始至也若讌賞之  
之踈將去也若怨棄之之速夏之日清風入林徘徊不  
散若為繁暑與之竟夕而流泉娛客亦奏雅音秋之日  
霜淒氣肅萬象畢清亭中一望超忽天外而片雲行雁



又似與賞心遠目相期於前冬之日木落天迴遙山入  
戶可愛之景照於陽坡遲遲為人人散而歛凡四時暇  
日公與大夫從甥姪子孫攜琴罇翰墨游於斯燕於斯  
慈顏怡天和熙一觴舉萬福隨穆穆雍雍翼翼夔夔中  
外具慶如塤如麓公曰人生知足為富當時為貴苟俟  
外獎則此一作知地足以忘年何必陸賈擊鮮疏廣散金  
然後為適興王氏之少長咸集潘家之兒童稚齒吾之  
適也爾羣子識之謹按春秋之義地從主人今我公開

國新安則家谷宜以新安為稱新安之為解也既所以  
旌新之安亦所以祝吾家之慶與茲山之賞日月新而  
永永安安之謂也又江南有新安者山水之異絕于一作  
乎中國維其似之是以命之第三子員受命紀石且若  
從者名位列之于陰也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

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之城

二字集作治

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

丹碧之華葉駢植

集作植

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崕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

蓄膏渟來若白虹沉之

集作沉

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

石下

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

然臨峻流若頤

集作頤類

頤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

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

一狀樹益壯石益廣

集作瘦

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

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所居也

集作居其

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

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

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

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

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十

月五日入六日歸

柳州本作五月十六日

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

遊者

###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  
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灌莽迫遽  
迴合則於與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還日星臨  
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與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

洞谷翁

作蔚

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與之

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于堂之北  
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  
檜松杉榿柎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挽入  
綠縟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  
至水亭榭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  
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  
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

所謂遊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  
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  
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遊余無名公之德  
懼剪伐之及也予集無此字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園圃

菊圃記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壇下及再來也  
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

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  
修養而忍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  
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  
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  
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  
之草使有酒徒則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  
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載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為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閑東西  
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揚淮楚之不侔也繇  
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  
廬作為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  
許步南值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遷迤蒼蒼  
松檜盡為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羣敷簇秀霞鋪雪灑瀲  
灩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皜蔭藹殊姿絕艷甲冠他園  
每天清雲淨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

從之開軒設簾耳目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樂出門為  
人褰宴居成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  
草聞風聲舊齒曩曹翰飛青冥今手操財賦之柄心寓  
希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顏如也即西  
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何棲心拔俗之遐曠也  
如此載匡廬遁客日游履踐故輒書衆美于素壁之上  
使異日造辟彊者遂用之為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  
推厯者以為金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之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宴遊二

亭上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盧郎中潯陽竹亭記一首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一首

馬退山茅亭記一首 寒亭記一首

殊亭記一首 廣宴亭記一首

鍾陵東湖亭記一首 二公亭記一首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恭情  
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  
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一作洽慘則悴慄

則止恭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  
情性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  
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聽一無此字

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

高俯視滄浪

一作海

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

一作鑿

荆衡

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  
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  
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斲之飾儉也簡近  
於智儉近於一作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  
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

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

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

一作節

則目素彩於簷楹

一作

棲同雲於局闊

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

常在當

一作常

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丘

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

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

二字一作志

之

盧郎中潯陽竹亭記

獨孤及

古者半夏生木堇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

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家

一作佳

景有大小

道機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性情筌蹄則不俟滄洲

而閒不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

甚遠欲卑其製

集作欲卑其志

而高其行故因數仞之丘伐竹

為亭其高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牖費不過

剪茅茨以儉為飾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

憑南軒以瞰原隰冲然不知錦帳粉闌之貴於此亭適

也前有香草恠石杉松羅生密篠翠竿

集作筠

臘月碧鮮



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湓城峯名香爐歸雲  
輪困片片可數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  
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祿不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  
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  
感則性不動故景集作境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至  
去集作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繁于物得喪之源牽  
於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於內而事物集無此字應於外  
則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禊蘭亭爽志蕩目

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余為志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路室於是乎

集無此字

賓客有止之

集作底止

羈旅有寄寓而是

邦下

集作也

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

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

除之脩無井樹之設及客

集作宿

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

授館而盤飧薪芻之貺業

集作棄

如也由是途而往者僉

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昕為南

城公至之日則制其

集作考於

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

去民之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飾廢置以候

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于道用

作新亭於館之陽厦屋耽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

在右然後剷

集作剷

堦堦堦坎窞以為大遠屬之于溪設

雙船

集作航

於清津以備逕渡

集作經度

每將之迎之則自郊

勞至於致飲

集作饋非

無曠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

廢徹之材以利

集作移

用用廼有節入鞭扑之贖以庀工

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

集作杜燥濕之虞

以禮

集作憇

賓賓至如

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犯較

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醴酒以贈之則溪雲

竹風生於戶

集作棟

牖而綠野青山為之

集作吾

亭衢三爵

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  
之佳境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儻功  
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

他山之石何以在此

此字集作  
茲亭也

是歲廣德二年也

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  
構櫺節稅之華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墉白雲為藩籬碧  
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  
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落集作  
若

星拱蒼翠詭

集作  
萬

狀綺布繡錯蓋天儲

集作  
鍾

秀於是乎

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

到謝公之屐齒不及巖逕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日繇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陞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彈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

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威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寒亭記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僱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勝集作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

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風烟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

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於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  
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合

集有不字

命之曰

寒亭

集有與字

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  
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  
雖欲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  
昭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在

集作出

山上佳木揚



集作木相

蔭常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

集作以

為

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閒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吾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

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集有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集作為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鍾陵東湖亭記

符載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宣人之滯也天氣鬱則兩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

百骸理七情用斯義也况是郡也翼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深射扼七城控百越地侔千乘艘駕萬舳王臣聘客環至吾府將有以省風而修好也我有善地不築不盖我有樽酒不斟不酌其將欲歛詩人葛屨之刺乎甚不然也先是東湖汗漫與江邊際秋潦備助人憂為魚故相齊公築塘以禦之厭伊業切殺水勢且便車馬盡續則懋為塗或微而洪之民盖累鉅萬口噫烏賣切息雷動嘘氣霧散絲是行里者駢肩礙踵不得周旋焉我常侍

作橋以張之其修也可以發二矢其廣也可以方兩軒

結構高標揭蘂孱顏白晝晴虹東西竟天恢里閤之迫

隘通鄉遂之迴

去聲還一作速

千輪馳萬蹄驅渾渾浩浩水

流颭駭盛矣哉澤民利物如是其偉也公樂斯橋之豪

大概

一作觀

斯橋之孤峙常欲建亭卜勢迭為光華會春

物含秀嘯領賓從亟

疑作咸

來乎其上相與牽率履行而

東連岡萃然橫我步武以為茲地必答前志喜形於色

竦身而登之即果若真宰以萬古之勝待我矣平坳漏

削崕岬鴻盤數仞不知柸土真天造也公斲紆密思計

校呈狀萬材已構他人不知於是匠受令一作吏受命

談笑盼睐而亭成其望也神張一作長其登也形端其高

也渠渠其還也眈眈橫四棟以燾暮闢八扉而呀豁飛

廊連軒以翼翥旁舍杳靄而雲合然後迴首永睇從風

開襟當軒萬井直視千里西山邈迤橫擁遼夔占護蒼

翠古來無人一朝此地盡得歸我每良辰嘉客思有宴

賞輒具餽酒共為歡娛天晴日宴湖光入座寂寞虛徹

眇然四去或無鳥過不辨空水於戲牧鍾陵之民五改  
火矣首年而衣食富二年而奸慝禁三年而禮讓興大  
抵以清淨慈惠為理本剛明正直為化基與民同欲萬  
戶一令遂用無事里中或謠曰李公不愉吾何以居李  
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是即斯亭斯榭士林君子猶以  
為固歟異日捧飛詔擁丹轂霽然為霖沃旱濡焦彼氓  
之班白童稚徘徊于堦墀間者即羊公之峴首召伯之  
棠樹謳歌思慕尤在永久而不在茲日也載嘗忝從事

重遊舊所猥獲登踐陋顏一開顧茲盛美瞽矇有頌然  
事光而材薄多見其不知量矣是亭居東湖之上因請  
謚之曰東湖亭

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  
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  
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  
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

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  
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  
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  
構再成之糜費如文粹  
作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集作  
均而

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選之於二字  
粹作諸勝境

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前相國天水

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氣文粹  
作氣時迴濕雲

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



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况地理卑庠而

不擇爽塏以蕩夫汚廬乎因問

文粹有風字

俗相原隰郭東

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

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巔

文粹作嶺

點圓水之

心當奔崖之前如鐘之紐

集作鈕

狀鼇之首二公止旌旗

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烟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

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

集作回

邑人踵公遊於

斯者如市登中

集作中

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詞曰

文粹  
作昔

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

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景清

集無  
此句

使俗泰而

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

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

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

寧又以之昌愷弟君子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

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

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言為父

集  
作

公就亭之功

蜀本無此句

如墻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

而為之辨方經蹠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

於是家有餘糧

文粹作力

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

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雉瓦甃無

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墁之傭息再

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翬東西

南

集作南

西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葭頰壤而垂繪通

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烟水交浮岳巒

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漪入

澗

集作清澗

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於波裏爌爌油油

集粹作爌

爌油

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遊禽出沒乎前後

一眇一睎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  
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  
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  
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  
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鄆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

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  
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

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二公亭雖芻蕘之云中

文粹  
作其實

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

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經

集作  
泛

漢會稽之蘭亭

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

棟宇猶在或基址未

文粹  
作没

山川物像遍得而覽方之

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

彼其

文粹  
作且

非飾說入吾邑者知之竒境

集粹無  
此四字

升吾亭

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

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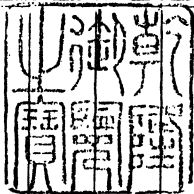
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

位元

文粹  
作賓

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

五日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五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鈔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舉人臣周克鵬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宴遊三

亭中

李晉陵茅亭記一首

新修漕河石丰門亭記一首

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一首

欽州披雲亭記一首 許氏吳興溪亭記一首

冷泉亭記一首

白蘋洲五亭記一首

四望亭記一首

桂州訾家亭記一首

永州萬石亭記一首

李晉陵茅亭記

梁 肅

趙郡李充

集作政

仲山大厯中由秘書郎為晉陵令思所以退食修故

政

集作思

所以端己崇儉乃作茅亭於正寢

之北偏功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

集作施

函丈之席稅履

集作履

而躋賓位者適容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顯固

集作

因簡一之道可知矣解龜後繼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

斯必稱作者之美而仲山安貧養性

集作志

寓于舊邑者

十有二年方牧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德之嗣孝於

家勤于官其攝也念前之非久政之未成也乃必躬必

親必誠必信順

集作慎

思不懈而衆務咸叙未有及者必

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則其治足可

集無可字

徵也君子謂

仲山居處恭執事敬出入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

苟進仕不苟行大來必俟時

集作必復將

於是乎始矣予曩

睹亭之起今又觀進德之美軌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時貞元元年夏五月記

新修漕河石斗門亭記

穆員

斗門卒事之月安平公罷尹杜公實來明日公會杜公觀厥成績即得洗心遠目之所盡一覽四時之美乃授中制初為此亭有若嵩高二室萬安闕塞實簷前之山清洛麗都類夫河漢實砌下之池春流夏雲露風霜月殊狀異態同歸於勝實座中之器

一作品

修橋曳虹左右

扶翼層樓飛鳳前後擁抱實四楹之飾而顯氣清風徘徊旦暮若有所為去聲凝為清陰不唯待羊公之登眺李

膺之臨汎使忘機倦俗之客得人人而私之或曰二公

之來也境與耳目共清其心心無事源政得於靜有以

助清靜之理可無述乎刊諸珉一作樂石之陰是為亭記

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 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

用勤集事信故人洽

阜一作阜

勤故人阜

公濟一作阜

未暮月而其

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道余以邑之勝賞

於是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闔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

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

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

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

一作餘

忽焉如失但山

風颼颼

一作颼颼

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南北

或作向背

殊狀昏明易

或作異

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

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田

一作洲

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

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

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

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

一作又

何易也崇山濬谷佳景

勝槩綿世伏匿一朝發明

一作朗

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

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興職靡寇

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

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  
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能夫  
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于石而  
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己未朔七  
日乙丑建

歙州披雲亭記

張友正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睇故有岳峙九  
層雲峩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於崇構者人力也



今則排層空架重峰高出星漢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  
天造也州之陽漸乎水木之陰攢乎山山有佛寺而迴  
廊翼旋飛閣雲騫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槩  
也柱史魏公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每美  
其峰聳絕靈氣紛郁乃竦勁策躍輕屐絕蔓梯崖逕造  
夫巔焉高哉曠乎果天下之絕境也乃命剷巉岳夷翳  
蒼心匠密構亭形虛無而賓從莫之窺也然後跨峻谷  
掖修木疊石為趺無尋常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斲樸朽

塗之節稱焉峩峩絕頂一上

集作不一

千仞未幾營之此而

冠焉

一作分

屬東風敷和春物爛山公乃敞層軒披晴空

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塊如衆山盃分百川籠

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虛懷而攄曠抱矣

眺覽未既盡

一無此字

壺觴云舉替史陳藝笙簧合奏仁風

洋洋下俚同觀

一作歡

而吳哇裊空楚舞嬌春隨天籟以

遠去映花林而半出仰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

相與樂羣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于茲撫傷夷懷流離



遊此亭之上思刊懋績輒課庸詞若筵加鐘而蠡挹海  
蓬勃之音溟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茲峰之高棲天宇  
上造雲族朝蒼蔚而暮一有氣字氤氳亭無處所晴景一照  
夏馬標空今建名披雲義在此也其潤色寺宇輝華郡  
郭增東南之巨麗者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  
南次之七日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由作也亭製約而

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為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誇心者或大其閤闔文其節稅儉士耻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巉巖紉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而潺湲激砌晴煙蔭嵐明晦萬狀鷗飛魚遊不驚不喁時時歸雲來冒茅洞許氏方岸鷗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

集作王

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

有田二頃傳于亭下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

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歲食之美則以給樽中

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

集作寂

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

之不暇又何可滑於胸中噦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

能自適

一有其適二字

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

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糶

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

今日善閉不為異時之大來耶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

廣其詞云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竒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洞生水與堦平坐而翫之

石本無之字

者可

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

石本無之字

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又

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

垢不待盥滌

石本作  
漱滌

見輒

石本作  
而即

除去潛利陰益可勝

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封叢

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

集無此  
字非

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

石本  
作棠

棣作

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

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

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



之述而不作時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雲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  
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為名也前  
不知幾千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  
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  
遊息焉旋屬炎潦荐至治堙臺圯後又十數載委為隙  
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䟽四渠濬二池樹

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駕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閩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楊

君緘書賈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覩縷梗  
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  
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  
濫觴之顏公推輪之楊君績素之三賢始終能事畢矣  
揚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  
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  
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為用  
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

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  
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寔久集作久遠來者不知故名  
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四望亭記

李紳

濠城之西北隅爽聳四達縱目周視迴環者可數百里  
而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閱嘗為廢墉無所矚望郡守彭  
城劉君字嗣之理郡之二載步履所及悅而創亭焉豐  
約廣袤稱其所便棟幹梯陛依墉以成崇不危麗不侈

可以列賓筵可以施管磬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  
濠傍闕城邑四封五通皆可洞然太和七年春二月紳  
分命東洛路出於濠始登斯亭周目四矚美乎哉春臺  
視和氣夏日居高明秋以閱農功冬以觀肅成一作蓋

君子布和求瘼之誠志豈徒縱目於白雪望雲於黃鶴  
庾樓夕月峴首春風蓋一時之勝爽無四者之臨眺斯  
亭之佳景固難儔儷哉淮柳初變濠泉始清山凝遠嵐  
霞散餘綺顧余嘗為玉堂詞臣筆硯猶在請書亭表事

刻石記言癸丑歲建卯月七日趙郡李紳書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竒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集作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

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奸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富且庶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

移於

集作子

間壤伐惡木制輿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

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

間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山涵

集作含

龍宮昔之所

大蓄在庭

集作亭

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

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

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

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

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

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

未有直治城挾闌闈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迄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集作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恠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歌側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

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披其穴則

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

石本作顧

卒愕

文粹作愕目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剪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

為踈林洄為清池寥濶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竒

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

掖分可以眺望其下

集本石本作上

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

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

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兒未嘗知此

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

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老又言

文粹有之字

曰懿夫公之名亭豈專狀物而已哉公

嘗六為二千石既羸

集作盈

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崔

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

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

文粹作純

臣惟萬石

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

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  
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宴遊四

亭下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一首

零陵三亭記一首 東亭記一首

燕喜亭記一首 枝江縣南亭記一首

荇溪新亭記一首 連山燕喜亭後記一首

郢州孟亭記一首

通玄子栖賓亭記一首

化洽亭記一首

烏程縣修東亭記一首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

馬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而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也集作耶今之闕之者為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

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

集有乎  
字非

有無之方以

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  
出石中沮洳汙塗群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為縣者積十  
數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



之假以湘源令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  
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  
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謹歸道塗迎賀閭里  
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音鷄豚糗醕得及宗  
族州牧尚馬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  
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藩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  
麓萬石如林積均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冰集作水叢峰  
玲瓏集作璫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埴而遂魚樂廣

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  
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  
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嶺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  
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  
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  
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  
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  
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

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  
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興有崖谷傾亞缺  
圯豕得以為圃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拂  
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為堂亭梢為杠梁下  
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嶮集  
作嶮閣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

之北宇右闕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為朝室又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以告後之人庶無壞元和十二年九月三日柳宗元記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

石本無之字

人景常元惠

石本

并集本文  
粹作慧

者石本無  
者字

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

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

清泉激輦糞壤焚樵

石本作  
燔樵

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

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

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

乃立屋以禦風雨寒暑既成

石本與英華同止以禦為  
避集本作乃立屋以避風

雨禦寒暑既成文粹作乃立  
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成

愈請名之其丘曰俟

石本  
作埃

下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

石本無時  
字集作德

之道也

其石谷曰受謙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  
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  
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

合而言

石本  
作名

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

頌者

石本文粹  
作者頌

也於是州民之聞者

二字石本文粹  
作老聞而

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

石本無  
於字

天下然而無與燕喜

者比經營於其

石本無  
其字

側者相接也而莫宜

石本文粹  
作直

其

地凡天作而地

石本無地字

藏之以遺其

石本無其字

人乎弘中

自吏部

集注有侍郎二字文粹有侍字西本有郎字

貶秩而來次其道塗所

經自藍田山

石本無山字

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

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

柳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

山水飫聞而厭見也

石本無也字集作之

今其意乃

石本集本並有若字

不

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

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

石本集本並無而字

羽

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枝江縣南亭記

皇甫湜

京兆韋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羣細

人憎

集作增

構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

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

集無此字

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

高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緣崖澁

集作立

芟圓葭誕

漫朱華接翠裁

集作裁

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郁

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淨烏白赤洗翅窺喫纈霞穀烟旦



夕新鮮冷啖暄啼怨柳情綿令君騁望逍遙湖上令君

宴喜絃歌未已其寮

集無此二字

其民日致

集作列

欣游成

使纓嘆戀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費家貨不妨適我而  
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日觀而已乎吾知韋君  
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  
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為作記刻于茲石以  
圖永久

苻溪新亭記

李 漬

上臨御明年漬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滌民之三月得  
古溪郡之東北十里按地圖志在皇道山之右昔始皇  
途經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永陽嶺迸溪一作流于苻溪

此溪是也不濬川導廣泉演漾潭島影溢江漢壩中流  
袤平壇四浪滉朗雙派委輸襟帶一川斜畛千畝無莖  
苗蘋萍之雜其綠練如也有廢亭占勝之地其狀依然  
也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霽山瀉色趣向竒狀不可  
窮竟訪郡之長老考亭之廢興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

而不知其所由來矣驗圖籍亦昧其始興之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况前武寧軍殿中隴西公拱州遷客司馬弘農公紹復咸以勝槩為宴之須乃卜于亭

是咨是謀遂古創今僉曰惟目

一作日  
又作允

不越月他工具

洎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第第昭其儉也薨不佗佗示無僭也內不重門曠其景也外不崇墉達其望也繇是四時之氣成象不絕春木秀容夏雲竒峰秋天爽空冬日煖濃觸類有景與溪無窮雖羊公峴溪曷足以加

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時也苟非其時聖人微言矧其  
蒙者乎時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連山燕喜亭後記

李 貺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  
水之殊亭之稱因記為天下所嘉連為郡既遠且秀亦  
因亭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既以連  
遐遠一作  
遠非不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為館宇飾味山水  
者莫不目登心到焉如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三

年冬余侍行承詔于連水陸南馳幽無所攄志無所用  
乃縱業於山水以資養志况又外祖所記亭在是耶昔  
聞今見必矣踵于郛則訪焉耆老曰無矣吁昔奚寵遇  
而讚詠之如彼今遭何人廢棄之如此豈亭之屯耶竊  
嘆數月得刺史武公至歎之尤甚且曰不修則過及余  
矣遽揮徒而窮尋之冒翳履淖抵巇擘蔓得餘趾焉級  
磚缺擲棟榱垣瓦寸折片碎滃汙其甚石記斷僵莓昧  
其字公整而修之徵記本於余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

矣於舊不移不損煥而為新命余記一作紀其跡余辭小

子豈敢措筆以並前記公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  
知子至而不顧子過矣奈何別不修者乎余曰諾時會  
昌五年十一月五日連州刺史武興宗建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

文粹有  
之字

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

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  
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抱竒扶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

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  
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踈  
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  
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  
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  
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  
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  
則不朽于

文粹  
作於

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

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

集本文粹無此字

于郢之亭

亭在刺史治所

每

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

取先生之諱

其亭舊名浩然亭

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趨廡走

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

今改為孟亭

日休

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



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

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

百祀者謂開元至今

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

撤

集作宴空豆撤

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 通玄子栖賓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與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  
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于  
是至其門驂不暇縶而目與神生怳怳然迨若入于異

境矣。想別苦外不復游一詞且賞。

集無此二字

且樂其得也。

木秀于芝泉，甘于飴。霽峰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  
溫鳴溪淥淥源，內橐籥。鞞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髡然闕。  
然若將為人者，禽有異者。嚶嚶然若將天馴者，每空齋。  
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箏幽  
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為昇堂之侶，結清風為  
入室之賓。其為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  
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乎老。嗚呼！世有用隱。

集無此字

君子

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  
有俱隱衡湘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  
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  
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邑謂彭澤縣也邑至是十里至是者不  
為易也賓其延之旦不晡乎晡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果  
不可低庠於是距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  
而一其厦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其簷賓將病寒吾則  
與其牖自竟是功則蠹薨之饋壘樽之費縱倍於前矣

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三年五月中白館余於  
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  
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宴  
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  
謂之子請以通玄子為其號請以栖賓為亭名噫知我  
者不謂我為佞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化洽亭記

沈 顏

寧國臨縣逕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

一作一

日蕪焉稂莠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  
非異沒誰復相之是邑汝南長君治民有廖任人得逸乃  
卜別墅就而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  
如城跨池左右足以建亭丘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  
盈漣漪是生蘭蘭青青踈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  
民化洽矣斯亭乃治長君未至物景頽圯長君既至物  
景明媚物之懷異有時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  
長君雅識不羣愚不紀之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

月十有九日記之

烏程縣修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曰以吳興僧  
大光有神異之迹為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  
華寺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一作墮廢時縣令李式其

碑述相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于縣之東亭迄今五  
十載其碑毀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覩其  
廢逸遂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

重刊於石所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尊宣聖  
不知而作之誠也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時相國誕於  
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持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  
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而家人方得以拯焉衆方懾  
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  
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  
刻其碑重叙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  
邑及期而代居閒閉闕淡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人

伺其所為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而自娛未嘗以  
闕物為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  
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欣欣再偶寬政閣鞭聽訟  
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於陽  
羨數世以經明獲祿彼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右  
之士因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亦推先焉夫善為政者  
雖於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  
道也今徭賦既調風俗既安逋逸有歸惇子有依然後



搜遺文刊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䟽洿

一作

汗流

池此所以見繼絕之志也於戲當天兵之後民間於

繁役克俾其民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尹長矣今施政  
之暇人有餘力然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  
者孰能為此哉生既重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  
年月別立于石且以旌新

一作斯

亭之興替有日也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六